

## 在纸页间邂逅重庆新韵

## 回望书博会 重庆作家的书香记忆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

场同行交流,堪称“活动达人”。

第33届全国书博会在渝落下帷幕已有几日,这场为期4天的书香盛宴,在重庆国博中心留下了无数动人瞬间。从80岁的文坛前辈到80后的文学新锐,重庆作家们在这场盛会中收获了独特的印记。他们或初次邂逅,或久别重逢,共同编织出一幅生动的文学图景。

王雨在两场分享会里,《向死而生》与《太空火锅城》交相辉映,一头连着医学的严谨,一头系着城市的烟火;吴向阳则以出版人身份,主持了《只有一条长江》发布会,为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点;萧星寒的7场活动里,科幻迷们追着《鲤鱼池》签名,让他直呼“过瘾”。

### 初遇的惊喜与重逢的温暖

“大气、热烈”,80岁的老作家王雨用这四个字概括了本届书博会的感受。作为参加过18年前重庆全国书市的老前辈,他感慨读书与写书的人都格外多。而第一次参会的青年作家刘辰希,则被会场的热度震撼——“到处洋溢着书香活力”,仿佛掉进了文字的海洋。

### 字里行间的收获

书博会是交流的平台,更是收获的土壤。李燕燕摸透了读者的喜好,彭鑫捕捉到儿童文学的新趋势,刘辰希则像海绵般吸收着行业动态。最幸运的当属李姗姗,在书博会7月25日开幕当天,她斩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,师友的祝福让书香里多了几分甜蜜。

高温天气挡不住读者的热情,也挡不住组委会的用心。著名诗人吴向阳点赞蓝装志愿者像“优质导航器”,让热烈的展会始终有序;科幻作家萧星寒忍不住调侃:“重庆展区摆着阿维塔、赛力斯这些当红的新能源车,东道主这是要‘买书送车’?”

吴向阳在会场偶遇西南大学同门师兄,萧星寒收到读者带着《异重庆九重奏》求签名的惊喜,吴佳骏则用“以书会友、以文润心”总结这份独特的温暖。王雨的感悟朴素却深刻:“书是最好的老师,多读书多受益。”

### 对书香的未来期许

散去的是展会,不散的是对书的热爱。作家们的建议里,藏着对下一次相聚的期盼:雨希望增设摆渡车,李姗姗惦记着优化交通,萧星寒笑称“避开7月高温就更好了”,彭鑫则舍不得夜场,盼着能多延续两天。

当夜幕降临,儿童文学作家彭鑫漫步在“夜场”展区,凉风拂过书页的沙声让他想起2007年重庆书市时,自己还是西南大学的青涩学子。80后作家刘辰希正捧着新书,脸上写满初次参加书博会的兴奋。这场跨越昼夜的书香之约,让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同一时空相遇。

### 书海里的忙碌身影

重庆作家们的书博会,不止于逛,更在于参与。儿童文学作家李姗姗的6场活动里,新书《青铜神树》在“红沙发”访谈里格外亮眼;散文家吴佳骏7场活动连轴转,从自己的新书《散文家们》发布会到同行站台,忙得脚不沾地;报告文学作家李燕燕带着《师范生》连办两场新书活动,还挤出时间参加3

刘辰希的想法很年轻:“多年年轻人的活动,让书香热得更久些。”而那些未说出口的心愿,早已藏在李燕燕见到前辈作家陈世旭时的激动里,藏在吴向阳、萧星寒对著名作家阿来的期待里,藏在每位作家与读者交换眼神的瞬间里。

书博会虽已落幕,但它留下的文学回响,必将久久回荡在这座城市的上空。重庆的书香,才刚刚翻开新的一页。



7月28日,重庆国际博览中心,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,市民阅读兴趣浓厚。  
记者 李雨恒 摄/视觉重庆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

山水不语自有韵,岁月无声最成诗。新近出炉的“雄奇山水·新韵重庆”重庆文旅宣传品牌口号,是对现代化新重庆城市之魂最精练的概括。我们不妨翻开这几本书,感受重庆的多元韵味。

《打开重庆》的立体纸页一拉,李子坝轨道穿楼、长江索道过江,城市之韵在指尖跳出8D节拍;《游鱼之乐》让涪陵白鹤梁的石鱼“游”进青绿山水,千年传说与艺术想象碰撞,流淌出巴渝的人文之韵;《绘玩名物:重庆》《口述重庆》让市井街巷的生活之韵跃然纸上,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注脚;而《雄奇山城》则从一名外国人的视角对重庆的发展进行了观察与深入思考。

这些韵律、这些韵脚,都是重庆写给世界的明信片。看看这几本书,你是否想立刻出门,来重庆逛一逛这座会呼吸、会思考,还会给你递筷子的城。

### 《打开重庆》

作者:任蓓主笔、张亚绘制  
出版社:重庆大学出版社



作者:大星  
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、华章同人

的诗意交融,生动展现了重庆的城市之韵和人文之韵。

### 《绘玩名物:重庆》

作为“城绘玩”系列继《绘玩名物:哈尔滨》之后的又一匠心之作,《绘玩名物:重庆》在刚刚闭幕的第33届全国书博会上全新首发。书中近百幅细腻手绘作品与时尚典雅的文旅元素巧妙交织,更以中英双语的呈现形式,为读者搭建起沉浸式探索的桥梁,带你解锁山城那些藏于街巷间的独特魅力。青年画家李昱樵用现代插画风格重新诠释老重庆,如将洪崖洞的吊脚楼与霓虹灯结合,或在传统茶馆中融入当代年轻人的打卡文化,用画笔描绘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市井风情和建筑美学。该书首发时同步推出“尔滨的雪×重庆火”联名文创,如温变杯、丝巾等,将书中的绘画元素转化为可触摸的日用品,让艺术融入生活。

推荐理由:以独特视角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重庆的生活之韵。书中近百幅细腻手绘作品,宛如灵动的画笔,勾勒出重庆生活的烟火轮廓。

### 《口述重庆》

这是一部描述重庆城市文化的口述史。它以访谈纪实的方式,将那些与重庆相关的人物、事串联,解读重庆城与重庆人的心灵密码。它也是一部认识重庆的乡愁读本,有什么样的人,就有什么样的城;有什么样的

的城,就有什么样的人。

专栏作家马拉在书中通过对60余位人物的访谈,分成9个板块,用鲜活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,徐徐展开了一幅烟火气十足的重庆画卷,呈现出重庆原汁原味的生活之韵。这些人来自不同领域,他们的故事串联起重庆的发展变迁,体现了重庆的发展之韵。

推荐理由:这些故事展现了重庆人“爬坡上坎”的坚韧性格,以及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,让读者感受到重庆生活的真实质感,展现了重庆众生百态。

### 《雄奇山城》

这是一个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。他用生动的文字、翔实的数据、丰富的图片,记录了在新的历史时期,重庆发生的巨大变化。全书不仅有对20年来重庆发展的新旧对比描写,也有作者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,还有在全球视角下,对重庆发生这些变化,取得巨大成就的思考。

本书用“外嘴”“外眼”“外脑”记录、思考重庆的发展成就,为中外人士了解重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。

推荐理由:作为一名重庆女婿,他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。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,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,品尝各种特色美食,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。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、乐观豁达,以及这座城市独特的烟火气息。

## 天风裂帛处,自有骨成碑

——读黄济人长篇小说《天风吹我》有感

巨石,自幼便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身份的束缚如影随形。青年时期,他被中学拒之门外,求学之路被生生阻断。然而,生活的重压并未使他沉沦,反而淬炼出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。为了生存,“皮肉之苦也许不算了什么”,他拉过板车,在长达半年的苦力生涯里艰难谋生,脊梁骨咯吱作响。面对磨难,他咬牙熬。他坚信,熬过漫漫黑夜,终会迎来黎明曙光;熬过绵绵雨季,定能重见雨后晴空。这份坚韧恰似深埋地下的种子,在艰苦岁月里默默蓄势,最终点燃了他心中永不熄灭的文学之火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,为作者带来命运的转折点,也让他笔下的世界更为广阔。他以笔为剑,直面时代风云,展现出无畏的勇气与担当。在创作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时,尽管作品题材和故事均涉特殊的人特殊的事,但他心怀孤勇,四处奔走采访,不放过任何真相细节。每一次采访都是一场挑战,他遭遇过拒绝、碰壁,却从未轻言放弃。他遍访战场老兵,亲访历史老人,聆听他们的浴血往事,记录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,最终凝聚成震撼人心的作品,成为重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。

三峡工程的背后,是百万移民命运的巨变。在记录这一宏伟壮举时,作家更执着与担当。他足迹遍布11个省市,深入移民群体,躬身倾听移民浪潮中的个体命运。他亲历开县移民迁居广东肇庆,记录他们努力学习当地口音,却仍“像贵州骡子装马叫”般蹩脚,见证了“方言不通,连牛都听不懂‘人话’”的窘境。然而,面对异乡的重重挑战,移民们从未被击垮。凭借着泪水、汗水、牺牲与奉献,他们最终在新的土地上扎根,适应了全新的生活。作家将这些浪潮里的草根故事,铭刻进文字,用《命运的迁徙》这部报告文学,为三峡移民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作出了最生动、最深刻的注脚。

《天风吹我》中,作家亦触及了重庆直辖这一重大历史节点。直辖,不仅意味着城市的宏图腾飞,于黄济人而言,更是时代赋予他的全新使命。身为全国人大代表,他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进程。他深入基层,躬身体察民众的切身需求,汇集社情民意,积极建言献策。最终,他通过《一个人大代表的日记》,为民众与呼,将党与民众的声音传扬开来,这是他作为一名文人,所践行并书写下的时代责任与社会担当。

《天风吹我》最惊心动魄之处,在于宏大叙事拆解成“血肉模糊”的碎片,再用文人的良知重新缝合。你能看见移民的耕牛对着异乡方言发愣,像被时代甩出轨道的符号;你能听见世仇家族在移民船上互道“好生将息”,方知生存面前什么深仇大恨也会骤然矮化半截。作家用自己一生的亲历,站立时代缝隙间,左手握剑,解剖时代和人性的真相;右手持箫,温柔抚慰个体命运的伤痛。凛冽与温情在他的文字中殊死搏斗,以剑之犀利、箫之柔情,细腻地描绘出对家国社稷的深沉情感,对亲友故旧的无限爱意,以及对人世间美好事物的由衷赞美。

他勾勒母亲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的生存哲学,描绘大姐于歧视中撑起的生活微光,也有自己躲在蚊帐里、借手电筒草拟书稿的倔强剪影……个体的微弱之光,只要未曾熄灭,便能汇聚成照亮历史的熊熊火炬。当三峡江水漫灌古老城池,他用笔在水底构筑起精神之城。那些因移民而即将沉没的笑声、哭声、吆喝声,都被他一一扫留。正如他所记录的云阳两户世代为敌,曾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,却在移民轮船上不期而遇时,能互道出“个人

在外头,要好生将息呵”的温情关怀。这种人性转向的温暖,构成了其作品最为动人的灵魂篇章。

黄济人说,他记事很晚,懂事很早。他像一位守夜人,更像一位燃灯者。他不仅见证了不同生活形态的变迁,更深谙苦难岁月里的如何坚守。他用冷峻的笔触,剖析特殊年代的历史人物与事件,倾诉人性的挣扎、光辉与黑暗,从而彰显尊严与人性之光。笔下人物无不鲜活真实:无论是远赴万源教书,于贫困与身份歧视夹击下依然坚韧不拔的大姐,抑或面对家庭动荡却始终保持着善良坚强的母亲,都栩栩如生。

因此,“天”是碾压一切的时代巨轮,“我”是轮下倔强生长的野草。“天”是大时代的转折与进步,“我”则是时代洪流中的渺茫个体。作家在《天风吹我》中最称道之处,在于他能让“我”这株微弱的野草,于巨轮碾压之下,依旧能挣扎着抽出新芽。他书写苦难,却不贩卖苦难;他描摹伤痕,却不沉溺伤痕。字里行间,始终奔涌着“熬过天黑即是天明”的强悍生命力。这份力量,使得那些隐藏在历史阴影里的沉疴无所遁形,亦使那些深藏人性中的光辉愈发璀璨。

他记录从乡村老人到工厂工人,从战后青年到改革知识分子……一个个故事,既是独特的个体历程,亦是时代的微观缩影。其细腻的笔触,彰显了对人性的深邃洞察,更展现了坚守底线、尊重生命的核心价值观。即便步入晚年,他仍笔耕不辍,深挖苦难,反思荒诞与美好,用文字为逝去的岁月留下珍贵记忆。

合上书页,眼前不断浮现出他抚摸曾经居住过的茅草屋土墙和柴门的场景,仿佛天风在耳畔呼啸。风里有板车碾过石子的钝响,有移民登船时的呜咽,有笔尖划过纸面的锐鸣。作家站在风中,白发猎猎,他说:“真正的文人不是时代的旁观者,是在狂风中有不肯折断的骨头。”无论是谁,即使身处黑暗,也要相信光明;即便环境艰难,也要坚定信念。只有解放全人类,才能解放自己。当所有喧嚣散去,那些不肯折断的骨头,在天风裂帛处,自有骨成碑——或许,这便是《天风吹我》留下的滚烫回响。

《天风吹我》不仅是一部自传,更是一张时代精神图谱。书中“天”与“我”完美统一,以个人叙事折射民族记忆,用笔墨耕耘呼应时代变迁,恰是中国文学“文以载道、史以鉴今”传统的生动延续。正如黄济人在电影《芬芳誓言》中“黄济人饰演黄济人”一样,这本书也展现出“想去吹箫,狂来说剑,两样销魂味”(莫自珍《湘月·天风吹我》)的独特魅力,必将激励后来者用坚韧、勇气与责任感,书写出更多属于“我”的时代篇章。



近悦远来书香重庆

书评投稿邮箱:qcrbdsb@163.com

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、收听

■郑维山

天风浩荡,吹落人间数十年。当莫自珍“天风吹我”的诗吟嵌入作家黄济人八十载的生命纹理,便化作一柄青铜古剑,劈开生活迷雾,发出直抵人心的锐响。黄济人自传体长篇小说《天风吹我》,共21.6万字,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。作品横跨半世纪之久,在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展现出中国当代社会的波澜壮阔之变。其人生如树,扎根巴渝山地的粗犷与风霜中,散发着三峡浪涛的咸腥与浩渺之气。

《天风吹我》的“风”,绝非轻柔拂面的微风,而是裹挟着强大力量的罡风。那是能掀翻茅草屋、冻裂板车铁轴的狂风,更是裹挟着百万移民血泪与汗水的江风。书中,作家那国民党投诚将领的家庭背景,曾如一块沉重